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一

祖陵圖說

皇陵圖說

兩河全圖說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畧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奈太常全河說

止泃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畧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閘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訾家營工疏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微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隄防告成疏

河上易惑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申明修守泗隄工完疏

議創石隄疏

會勘徐城鎮口疏

工部覆前疏

報消泗水疏

併勘河情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目錄

河防覽卷之十三

河臣潘季馴著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寧兵河副使曹時聘

校訂

運同陳昌編次

奏疏

請遣大臣治河疏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堂

題爲星象示異河患可虞懇乞

聖明特遣大臣董理疏治以拯民生以通

國計事臣聞明天之道者必驗于人應天之變者
當以其實是故古之明王遇災而懼隨事格
天而卒保治安於無虞者良有以也臣頃覩

慧星見於西南彌月不滅考之往牒災應謂
主大兵謂主大水或應之一年之遠或應之
數月之近臣愚以爲兵無大於邊防水無大
於河患邇年虜王效順邊境稍寧雖有虞然
猶諉之曰未形臣愚亦已列名同官御史林
應訓等疏末以勸

皇上戒備之矣若黃河之水東橫西決散爲洪流自
徐邳以下以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
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主阻

下墊民生斯不謂之已形者哉然而當事者
一切付之無可柰何無有持一長策可據以
爲疏理者臣愚以爲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
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利害不審也錢
糧沮格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

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
御史重職奉

監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職業無有推諉無有阻
撓以共成

國計哉乃邇年來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如闢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如闢以北畫地旣分遂成彼己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致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無論今日卽自臣有知識以來漕艘遲緩不曰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曰河道而曰漕艘稽遲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頃者

朝廷銳情國計舉漕糧四百萬石通限正月以襄

過淮懸重法以繩之然後僅免黃河伏發之
候而可保無事今又以淮之南北分汎地矣
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

救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
料理言非相悖而行不免于牽制者卽有不
治如今日之患不止則當責之誰哉且黃河
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
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
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

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壘鎮而上至於邳州一
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
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
復決也曰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
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
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于宿
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
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
雖使河身曰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

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寶黃瀘
等隄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
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
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
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
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水日漲不圖爲
疏導之計而惟築隄以防之將見隄之高也
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
水以趨於淮黃之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

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
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
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
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
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
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利而諱害
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如晏

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循底柱陝石

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
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
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
有能八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
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
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于郡縣佐貳彼
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
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
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

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然猶可諉者曰下之人異議耳自古師行糧從雖有巧婦未有無米而可以議炊者今淮揚之間自隆慶三年以至今日之巨浸真堯之所謂九年之水矣土地所產旣無一毛之入而河漕工費動稱鉅萬當事者復厘

內帑而不之請豈所謂通

國體者哉夫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工非常

之工非非常之財不可濟也

國家二百年餘河神亦可謂效職矣以至今日始
有此變非如曩時之猶可以安常襲故者近
者淮揚撫按諸臣疏

請賑濟僅借留一二萬金爲災民計而猶格于部議
安望其能請

內帑百萬以濟大工哉臣知其不能也夫人臣爲
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善用其財之難
今之戶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人之

肩背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
今之工部錢糧曰

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部大臣豈以
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背
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
則用小而不可爲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
爲卽如崔鎮口與高寶隄之築塞皆傅希摯
與吳桂芳之所自以爲必不可已者而亦苦

於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
己臣愚以爲今日司

國計者皆過也錢糧旣已不敷而

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以次敘遷無所責成其

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
者罪不加罰率皆三年之內僥倖無事相繼
棄去何恠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傅希
摯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
核功罪其在於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

以陝西巡撫行矣使繼此而馭李世達者又復然臣慮河之患無已時也夫是數者展轉相尋因循苟安以致今日輒於星象上厯

聖衷臣待罪言官何敢一日安哉臣聞惜小費者不足與成大功守拘攣者不足與觀昭曠漢武帝稱雄才大畧矣瓠子河決至投璧親祀公卿負薪宋仁宗稱令主矣汴河數河災民棲御廊聚國社憂形於色至輟儒臣司馬光講

筵三往勘之卽如

先朝徐有貞之築張秋朱衡之築夏鎮皆以大臣
而成功者假令二三君者與

國朝

列聖皆苟安故常是使河之患在漢宋者不知何如
而張秋徐沛今尚無底止也臣愚反覆思惟
以爲

國家今日河漕計莫如

特遣大臣集廷臣推議有才望者或見任戶工二部
侍郎或常有事于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鹵

葬者會同新任河道都御史李世達見任漕
運都御史吳桂芳協力共理重之

璽書定之期限河平之日照舊分職管理則度幾乎
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羣策可以審利害
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俟

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
循掣肘者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

敕書曰便宜部議亦曰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
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拘而不敢自越也

曰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一勞者不久
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分彼
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勢可便漕而不便于
河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于淮不爲也河
道之臣齟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逼之
而使不涉于忌嫌漕運之臣牴牾則以河道
之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相忘乎彼己腹心
臂指脉理貫通無相滯礙無相阻扼其有徇
私害公病人利己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請

命於

陛下然後可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有濟臣故曰
可以一事權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否築
塞老黃河之應否開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
否挑濬高家堰之有無關繫淮泗扃鑰高寶
等隄之能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否順水
之性而無所礙草灣海口何以成功而無補
于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否可以並舉而後
取效折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短如不出

是數者而可以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在
于必行如是數者而皆無益于黃淮久遠之
計則博採輿論而務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
肯綮可以措手然後已臣故曰可以一羣策
誠遣大臣則必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
淮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要害何者爲支
流何者爲正道何以遏其狂瀾何以適其本
性是非利害皆屬之于一人淮南淮北皆視
之如一體郡邑長吏與夫佐貳治河之屬皆

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在於
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計多者而不以爲
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
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
一利百毋以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撓於衆
口臣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
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如

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一木

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無所窒礙內而視戶工之臣相爲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

陛下旣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兩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

詣

闕借籌稟授方畧而期于共濟永賴臣故曰可以酌

錢糧誠遣大臣則請

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
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于百司庶府卑官小
吏苟有一毫之豎立效勞國事者皆得以其
功而敘錄

奏議陞賞其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
鬪茸罔效者亦得以其罪而奏

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

人心鼓舞於獎勵激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

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臣故曰可以據
功罪而俟

命於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
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度幾如此

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
平成之期哉且

下御極以來

軫念國計每虞運道艱阻嘗議開泃河矣議開膠河
矣議復海運矣計亦不下百萬而猶限于勢

力之不可能民命之不可保今皆報罷而使
河渠復漲塞如故

陛下何不以泲河膠河之費而借貲于河淮故道猶
不失其常策哉說者以擇人爲難臣又以爲
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失鯀而後得禹若慮
諸臣之有負任使而寘之不問是因噎廢食
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
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

朝廷顓使一鼓舞自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

心志皆爲之丕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誠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特遣大臣如裴度之效職也如蒙

敕下戶工二部擬議

上請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民生

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災矣

謹題請

旨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覆奉

聖旨近來河淮爲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爲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卽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着一意治河其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乃今河患連年如故各官

已轉遷言者不歸咎曠職怠玩之臣反說朝廷
不行拯恤人臣之義謂何且都不追究這所奏
姑依擬着吏部便會推有才望實心任事大臣
一員前去經理一應事宜着次第奏請施行

科道會勘河工疏

給事中尹瑾

題爲恭報兩河工成仰慰

聖衷事臣於萬曆七年十一月初十日欽奉

敕工科給事中尹瑾近該督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
馴侍郎江一麟奏稱南北河工俱完河淮安流

復其故道朕心甚慰前有旨候工完差官勘實
行賞今特命爾前去會同巡按御史查照節次
題奉欽依事理親到各該地方將疏內所開工
程逐一查勘要見築完隄堰若干塞過決口若
干果否堅固足堪捍禦建完壩閘若干挑濬淤
淺若干果否通利有裨轉運於原題事理有無
疎漏及用過錢糧有無虛冒備細踏勘明白造
冊奏報爾爲朝廷耳目之臣受茲委任務秉公
持愼作速勘明以副朕賞不踰時之意毋得稍

且具文含糊塞責致負任使欽哉故敕欽此欽
遵又准工部手本亦爲前事該本部題都水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工科都給事中
王道成等題稱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
等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隨該工部尚書李幼滋等覆題
奉

聖旨着工科給事中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卽便
勘來欽此臣等惟黃河爲患自昔治之鮮有

臻成效者頃又甚而奪淮以致淮揚之間民
遭胥溺其仰厯

宸衷亦孔殷矣河臣潘季馴等乃能殫智畢力卒使
兩河順軌上有濟於運道下有裨於民生誠
曠世一殊勛也工已報竣委應差官查勘明
白具本回

奏等因奉

聖旨是着尹瑾上緊去關防有舊的便查與他工部

知道欽此續該本部覆題前因會同彼處巡

按御史查照原題事理將後開工程逐一查勘果否做完及有無堅實錢糧有無虛冒勘明徑自具

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卽晝夜兼程於本月二十一日至徐州地方行據各司道府郎中等官奈毅中等各將築過遙隄塞過決口建過閘壩砌過石隄開過河渠濬過淤淺各工程及用過錢糧開報到臣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李時成夙夜兢惕殫心竭力以圖免
瘵曠凡所勘隄壩慮其長短之異數也爲長
繩以計其丈尺慮其厚薄之異制也爲橫竿
垂線以計其底面慮其泥沙之異土也試之
鋤鍬以驗其純雜慮其堅鬆之異工也試之
鍤錐以驗其虛實隄堰以上真杵實爲上壩
閘以石塊堅厚爲工卽自淮北地方勘得管
理中河工部郎中佘毅中督率府衛州縣同
知等官王琰等原分工程自古城起至關王

廟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千六百八十九丈
二尺俱根濶六丈頂濶二丈高一丈至九尺
不等築塞崔鎮大決口一處及劉真君廟等
決口共三十六處丈量長四百六十一丈五
寸古城堰口隄一道丈量長三百六十丈崔
鎮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
三山頭遙隄一道丈量長二千四百二十八
丈三尺五寸俱根濶四丈頂濶一丈六尺高
八九尺不等馬廠坡遙隄一道丈量長七百

四十六丈根濶七丈至五丈不等頂濶二丈
高一丈至八尺不等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一
十六萬一千六百株共用過銀四萬八千七
百五十九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米一萬四
千一百七十六石九斗七升二合又勘得海
防兵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噐督率府州縣
通判等官宋守中等原分工程自呂梁山麓
谷山頭起至直河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

四百六十四丈一尺俱根濶六丈至五丈不

等頂濶二丈至一丈五六尺不等高九尺至
七八尺不等谷山并匙頭灣涵洞各一座三
山遙隄一道丈量長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八
尺俱根濶四丈頂濶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八
尺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萬二千株共用過
銀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七兩五錢五分六釐
六毫八絲米四千三十三石三升又勘得徐
州兵備兼管河道叅政游季勳督率府衛州
縣同知等官蔡玠等原分工程自竇老穀堆

起至象山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二尺俱根濶六丈頂濶二丈高九尺徐昇鎮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三山遙隄一道丈量長二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六寸俱根濶四丈頂濶一丈六尺高九尺并順水壩一道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一十五萬一千六百株共用過銀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一分四毫一絲米二萬一千九百六石一斗二升八合

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樊克宅等原分工程自桃源縣關王廟起至清河縣護城隄止遙隄一道丈量長九千七百二十一丈俱根濶六丈頂濶二丈高一丈至八九尺不等塞完張泗冲等決口一十八處丈量共長二百一十一丈季太三義二鎮減水石壩二座各壩身連鴈翅俱長三十丈三山遙隄一道丈量長二千五百四十九丈俱根濶四丈頂濶一丈五尺高八尺各隄栽過

低柳數計五萬三千株共用過銀五萬三千
三百一十三兩九錢四分九釐八毫米一萬
四千三百一十八石一斗五升又勘得潁州
兵備兼管河道僉事朱東光督率府衛州縣
通判等官李光前等原分工程自象山起至
果字舖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六千九百三十
六丈七尺俱根濶九丈至六丈六尺不等頂
濶二丈一尺高一丈至八尺不等果字舖起
至李字舖止遙隄一道丈量長八百四十八

丈六尺俱根濶六丈六尺頂濶二丈一尺高
八九尺不等歸仁集遙隄一道丈量長七千

六百八十二丈八尺根濶六丈至四丈五尺
不等頂濶三丈至一丈不等高一丈二尺至
八九尺不等內填塞決口四十七處丈量長
三百四十九丈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三十萬
株共用過銀七萬四百一十三兩一錢五分
六釐七毫米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八石九斗
二升復至淮南地方又勘得管理南河工部

郎中張譽督率府衛州縣同知等官鄭國彥
等原分工程高家堰築隄一道丈量長一萬
八百七十八丈俱根濶一十五丈至八丈六
丈不等頂濶六丈至二丈高一丈二三尺不
等內三千四百丈俱係椿板廂護築塞大澗
滌洋湯恩等決口三十三處丈量長一千一
百一十八丈築塞朱家決口一處及築月壩
一道丈量長八十丈本口直隄一道丈量長
一十四丈閉塞天妃關一座幫築趙家口壩

西兩岸隄二道丈量長六百七十四丈俱根
濶二丈至一丈頂濶二丈至一丈高一丈至
八尺不等修建禮字壩智字壩各一座天妃
壩一座開過出閘河口自甘羅城起至淮河
止丈量長二百一十三丈底濶四丈面濶六
丈深一丈兩岸築隄二道丈量長四百二十
六丈根濶十丈頂濶二丈高一丈築塞黃浦
大決口一處南北攔河壩二道丈量長四十
五丈根濶一十五丈頂濶十丈高二丈填築

正口連土隄一道丈量長九十四丈自水底
至頂高三丈八尺根濶一十三丈頂濶四丈
三尺改建通濟閘一座并攔河壩一道各隄
共栽過低柳數計六萬株共用過銀八萬八
千九百七十七兩一錢五分一釐四毫七絲
一忽米六千五百一十石一升五合內高家
堰澗北武家墩澗南越城集二處土隄根底
丈量共長五千七百七十四丈三尺查係去

任水利道僉事楊化先行填築計用過銀一

萬四千九百一兩一錢一分六釐六毫五絲
又勘得清江廠工部主事陳瑛督率都司等
官俞尚志等原分工程自清江浦起修築南

北兩岸河隄丈量長三千三百九丈八尺俱

根濶一丈二尺頂濶八尺五寸高三尺五寸

築塞鄭家決口一處丈量長六十七丈并加

隄一道自水底至頂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底

濶二丈五尺頂濶九尺共用過銀三千二百

四十九兩六錢二分九厘米五十石又勘得

水利道副使張純督率府州縣同知等官劉
順之等原分工程自淮安新城北修築舊隄
起及清江浦至柳浦灣止丈量長九千八百
五十一丈幫濶二丈一丈五尺至一丈不等
高四尺至二三尺不等又自柳浦灣起至高
嶺止新隄一道丈量長六千六百四十丈俱
根濶四丈五尺頂濶一丈五尺高六尺西橋
壩一座丈量長一十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
丈築塞八淺決口一處丈量長八十五丈六

尺上加土隄根濶七八丈不等頂濶二丈自
水底至頂高二丈至一丈四五尺不等用石
包砌高一丈五六尺不等石隄兩頭接築土
隄二道丈量長一百五十丈俱根濶三丈頂
濶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攔河壩二
道丈量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丈量長二百
四十一丈俱根濶五六丈不等頂濶一丈三
四尺不等自水底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
各隄栽過低柳數計五萬四千株共用過銀

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二厘九
毫米一萬六千二百五十石三斗一升二合
又勘得柳浦灣舊隄頭起接連新隄一道丈
量長九百七丈底濶四丈五尺至三丈四尺
頂濶一丈二尺至一丈不等俱高六尺查係

原任副使今致仕章時鸞所築用過銀四千

二百三十七兩六錢三分五釐米二千八百

九十石五斗七升又勘得營田道僉事史

邦直督率府衛州縣通判等官王開等原分

工程修築寶應湖土隄一道丈量長四千四百九十二丈俱根濶五丈頂濶三丈高一丈六七尺不等內用石塊包砌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除修補石塊舊隄一千八百八十三丈一尺外新砌石隄實計一千四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濶五尺頂濶三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上加土西面三尺東面四五尺不等用椿笆廂護一千一百一十七丈一尺修建減水閘四座共用過銀三萬七千四百九

兩七錢三分二釐六毫三絲米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三斗一升六合又勘得揚州府知府虞德燁督率府州縣通判等官郭紹等原分工程自揚州高廟起至儀真縣東關止

挑濬過淤淺河道丈量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挑濬五尺至二三尺不等濶一十四丈至八丈不等共用過銀一萬三千九百二兩二錢五分二釐五毫五忽又勘得淮

安府知府宋伯華督率府衛縣同知等官劉

順之等原分工程改建福興閘一座修建清
江閘一座各砌石塊丈量共計二千二百九
十二丈三尺旁開月河一道丈量長九十三
丈南北攔河壩二道丈量長三十五丈閘下
兩岸并月河隄丈量長一百二十四丈俱有
椿笆廂護共用過銀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八
兩九錢八分九釐六毫六絲三忽米一千五
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九合總計兩河之工
築過土隄共長二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

三尺一寸石隄長一千五百七十七丈四尺

塞過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

石壩四座共長一百二十丈修建過新舊閘

三座車壩三座築過攔河順水等壩十道建

過涵洞二座減水閘四座濬過運河淤淺長

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五尺開過河渠二

道栽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及原任

副使章時鸞先築過土隄九百七丈各工共

用銀四十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五兩七錢三

分七釐九忽米一十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石五斗六升二合每石原議折銀五錢折該
銀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兩七錢八分一釐
通共銀五十六萬六百三十七兩四錢九分
一釐七毫九忽該臣等逐一親歷躬自查勘
隄堰決口皆係眞土築塞加以夯杵春實石
隄開壩俱係平廣厚石縫以鐵錠廂鈐隄堰
之設亘若長城壩閘之堅屹如盤石委爲堅
固足堪捍禦河渠淤淺挑挖深濶船隻通行

實裨轉運及查先後題議工程并無疎漏通
將所用錢糧行委廬州府同知孫化龍淮安
府推官王國祚對卷稽覈查得先該原任總
理河漕工部尚書吳桂芳揭議該工部覆

請准發南京戶兵二部糧剩馬價銀二十萬兩截留
漕米八萬石加耗米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九

石每石折銀五錢共折
銀五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兩五錢八分六

釐六毫後該總理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

季馴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江一麟議
題該戶工二部覆議題

請准發改折糧料銀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三兩
二錢二分六釐除廬鳳蘇松等府被災題

准停徵并減派銀一萬八千二十八兩八錢二分九
釐三毫七絲實該銀五十八萬二百九十四
兩三錢九分六釐六毫三絲南京事例銀五
萬兩因例已停止解銀二萬九千一百九十

兩續該戶部題

准掣回銀三千六百三十兩解還太倉訖實該銀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巡鹽衙門議開支河銀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內除支河停開未

支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實該銀一萬

兩巡漕御史陳世寶奏借漕米該戶部覆題

准留五萬五千石加耗米一萬八千七十四石六斗

請并該每石折銀五錢共折該銀三萬六千五百三

十七兩三錢議將河工銀兩補還淮安府積

出法馬羨餘銀二千三百一十三兩四分五

釐以上七項銀米通共該銀九十萬七千七十九兩三錢二分八釐二毫三絲內除解還

太倉漕米價銀三萬六千五百三十七兩三

錢并萬歷六年七年各工歲修用過銀六萬

二千五百三十七兩八錢三分一釐一毫四

絲米六千九十八石二斗六升折該銀三千

四十九兩一錢三分及儀真開挑便河先用

過銀二千一百九兩七錢四分九釐三毫二

絲俱聽河漕衙門年終

奏報外實該銀米共銀八十萬二千八百四十五兩三錢一分七釐七毫七絲除大工用過前項銀米外實該剩銀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六兩八錢五分四毫六絲一忽米四萬五千一石九斗五升一合二勺折該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九錢七分五釐六毫通共剩銀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七兩八錢二分六釐六絲一忽見在淮安府并各州縣倉庫收貯臣等仍吊取卷簿親自覈實俱無虛冒及查管工官員

如管理中河工部郎中余毅中管理南河工
部郎中張譽清江廠工部主事陳瑛海防兵
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噐徐州兵備兼管河
道叅政游季勲水利道副使張純潁州兵備
兼管河道僉事朱東光營田道僉事史邦直
揚州府知府虞德燁淮安府知府宋伯華或
集羣策以效謀猷或率羣力以躬胼胝則皆
殫心綜理卓有成績者也淮安府管河同知
王琰兗州府管河同知樊克宅唐文華揚州

府同知韓楫淮安府同知鄭國彥蔡玠帶銜
同知劉順之兩淮運副曹鉷廬州府通判今
陞無爲州知州查志文鳳陽府通判李光前
東昌府通判王一鳳歸德府通判祝可立揚

州府通判王開郭維廬州府通判宋守中淮
安府通判况于梧徐州知州孫養魁邳州知
州張延熙清河縣知縣石子璞桃源縣知縣
郭顯忠江都縣知縣秦應驄山陽縣知縣魯
錦先任知縣胡希舜寶應縣知縣李贊靈璧

縣知縣張允孚安東縣知縣史選徐州參將
黃孝敢中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
俞尚志泗州守備張大德陞任衛鎬濟寧衛
指揮文棟或以諳習河務或以匡助河工則
皆分理勤劬効有勞勩者也廬州府同知孫
化龍淮安府推官王國祚揚州府推官范世
美廬州府推官胡載道或以經理度支於先
或以清查錢糧於後則皆稽覈出納明允足
稱者也六安州同知浦朝柱泰州同知王法

祖泗州同知易宗宿州同知李茂元邳州同
知王誠亳州同知潘良旦濱州同知辛自實
海州同知李逢邳州判官胡傳徐州判官胡
三德通州判官李應魁沛縣縣丞呂學申儀
真縣縣丞吳子恕魚臺縣縣丞黃穆興化縣
縣丞張相合肥縣縣丞高幼年山陽縣縣丞
陳國光陽穀縣主簿張祖范蕭縣主簿趙永
福聊城縣主簿陳嘉兆武城縣主簿喬遇山
陽縣主簿吳一道汶上縣主簿李廷佐江都

縣主簿鄒東周靈璧縣主簿喻鵬沛縣主簿
陳存之留守司經歷屠鑰揚州府經歷葉逢
暘廬州府經歷李簡淮安府照磨雷雨檢校

周藻宿州衛經歷崔文學廬州衛經歷黃自
性濟寧衛經歷林大原邳州衛經歷周學孔
徐州左衛經歷林英揚州衛經歷任重海州
吏目甘柳亳州吏目呂堯煥通州吏目周敏
政滁州吏目吳夢麒壽州吏目沈淮泗州吏
目劉一龍單縣典史岑登巢縣典史王公祚

宿遷縣典史陳良璧來安縣典史林公松定

遠縣典史何養浩潁上縣典史朱良臣海門

縣典史李廷瑞靈璧縣典史李時先嶧縣典

史辛元祿揚州府稅課司大使吳炤淮營名

色把總諸葛堯賓立功名色把總宋大斌徐

州左衛鎮撫蔣助徐州衛鎮撫薛守田大河

衛千戶許圍定遠縣省祭伊儒壽州省祭曹

仁泗州省祭于子貴天長縣省祭董梅來安

縣省祭于顯東阿縣省祭戰伯前山陽縣省

祭張濟儀真縣省祭郭忠徐州義民張奎邵
州義民胡巡楊去甚陳潛曹縣義民回守節
濟寧州義民田輅山陽縣義民胡應華江都
縣義民許國忠或以董率工匠或以催趲人
夫則皆衝風冒雨亦與有勞者也至于調度
官兵協助謀議則又漕運總兵靈璧侯湯世
隆宣力分猷者也然諸臣各盡其職而督撫
實總其成如總理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潘
季馴碩畫弘猷而筭無遺策神謀獨斷而曾

有全河荒度備歷艱辛程督不辭勞瘁兩河
之功皆其悉心經畧者也總督漕運戶部右
侍郎江一麟同寅協恭而商確周悉集思廣
益而諮詢精詳推誠鼓舞羣寮銳志擔當重
寄兩河之功皆其同心共濟者也臣等竊念
往昔黃河北決淮流東潰民生胥溺運道艱
難今都御史潘季馴等乃能審謀定議束水
濬河黃淮安流克底成績昔日阨塞之區悉
皆通濟之利昔日魚鱉之地盡成耕稼之場

兩瀆循故道以朝宗復千百載清寧之舊羣
黎得平土以復業除數十年昏墊之憂真地
平天成之景象也已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實
由我

皇上純德格天任賢圖治

念河工之艱鉅

納宰輔之嘉謨

命大臣而事權不分懲怠玩而羣工警惕

天心助順河伯效靈之所致也元輔精忠體

國偉畧匡時秉

國是而決羣疑攄

廟謨而定大計首宏以水治水之策丕闡知人用人
之公同事輔臣和衷輔治精白一心贊襄

鴻猷而籌畫有成筭扶持讜議而簧鼓不能播故內
外重臣得以展布夫謀猷大小羣工皆能殫
竭夫心力兩河順軌二瀆安流有由然矣自
此管河諸臣仰體

聖衷修守有常勤慎不怠卽萬世可永賴也伏乞

敕下工部再加查覈如果河工堅固漕運通利錢糧
無虛冒之弊工程無踈漏之虞合無將各效
勞官員破格

恩賚仍責成加意修守務裨久遠則

國計民生利賴不窮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勘工科道

進圖說

查得黃淮二河古稱二瀆黃河變遷無常宋
元以前不敢瑣敘卽自我

國家以來形勢言之黃河發源於星宿海經崑崙
山歷陝西山西河南出南直隸之徐州合山
東汶泗諸水以資運道自徐經邳州宿遷桃
源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南
之桐栢山經鳳陽泗州至清河縣東與黃河
會二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雲
梯關以下海口深廣原足容泄但因隆慶年

間黃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
決而海口遂湮蓋水不行則河自塞也今諸
決旣築兩河復合水行沙刷海口仍舊深廣
海口旣闢河流自駛河身日深水落岸高並
無淤淺且堅築隄堰以防伏秋之漲連建減
水四壩以泄盈溢之水築歸仁集而泗州

陵寢無衝射之虞固黃浦八淺寶應諸隄而興鹽諸
邑無昏墊之苦自茲閭閻有可耕之業而運
道無奪河之患矣至於塞天如閘以拒黃流

修復通濟清江福興等閘以嚴啓閉復禮智
二壩荆建天妃壩以便車盤此皆查復先臣
陳瑄之故業遺意若能歲加修守卽久安長
治之策也臣躬親徧閱睹記詳確謹繪圖貼
說于後

科臣進圖疏

給事中尹瑾

奏爲恭

進河圖懇乞

聖明俯賜

府覽以重

國計以裨

聖治事竊惟黃淮二河古稱二瀆黃河發源於星宿
海經崑崙山歷陝西山西河南出南直隸之
徐州合山東汶泗諸水以資運道自徐經邳
至清河縣東與淮水會淮河發源於河南之
桐栢山經鳳陽泗州亦至清河縣東與黃河
會二瀆合流俱經安東縣由雲梯關入海其
淮河以南則由淮安歷揚州以通江南黃河

以北則由會通河歷天津以達

京師兩河合抱於鳳泗光嶽鍾祥於

祖陵爲我

國家億萬年根本之地實在於此且歲輸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於

國計下有繫於民生自隆慶年間黃河從崔鎮等

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等處東決二瀆之水

散漫而無歸故入海之路停滯而不達此非

河之淺也水不行而沙自塞耳今惟諸決盡

塞兩河復合水行沙刷海口復通且堅築隄
堰以防伏秋之漲連建減水壩以洩盈溢之
水築歸仁集而泗州

陵寢無衝射之虞固黃浦入淺寶應諸隄而興鹽諸
邑無昏墊之苦塞天妃閘以拒黃流修復通
濟清江福興諸閘以嚴啓閉復禮智二壩朔
建天妃壩以便車盤則二瀆不至於橫流兩
河悉循夫故道閭閻有可耕之業漕運無轉
輓之難真平成之偉觀曠世之希覲也該臣

奉

命會同巡按御史李時成查勘河工徧歷各地方睹
記詳確竊念兩河之形勢實爲

國家之命脉謹繪圖貼說以

進夫知其爲

祖陵之密邇則思培護之當嚴知其爲

京師之通津則思疏濬之當豫知漕運關乎

國用則思河務之當修知壤地切乎民生則思保
障之當急知隄堰之綿亘則思上流之當防

知壩閘之布列則思下流之當洩觀今日之
順軌當思昔日之橫流觀工成之鉅艱當思
保守之不易擇人以重其寄久任以責其成
歲修以葺其工綜覈以稽其實又今日之不
容緩者此則臣愚涓埃之微忠

進圖之誠悃也伏乞

皇上留神覽閱

俯察兩河形勢則不出

九重之上而坐照數千里之外

國計民生胥賴之矣奉

聖旨河圖留覽工部知道

條陳善後事宜疏

給事中尹瑾

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該臣
奉

命查勘兩河工程北由徐沛南抵淮揚遡觀蕭碭上
流歷涉雲梯海口詳審地勢熟察河流迺知
黃河之性宜合而不宜分宜急而不宜緩倉
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

滯而沙淤今隄堰已固黃淮合流淮得黃而力益專黃得淮而流益迅兩河協力同趨中流水不橫決於兩旁則必直刷於河底故河身深濬海口通達眞平成之景運無容他議但成功固難而保其成功爲尤難臣嘗躬親徧閱廣詢輿情參以衆見之同斷以己見之獨謹條列七款以爲善後之圖敬陳一得之愚少效涓埃之報伏乞

敕下工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令河臣叅酌舉行亦

度幾河漕之一助也謹題請

計開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照得事理必閱歷而後熟施爲必諳練而後精凡一職一事之寄皆然也况河道之職關係最重議論最多中間地形之險夷水勢之緩急工程之難易經費之盈縮或黎民懼而晏然或薪積安而厝火或在載籍爲美

談而實乖於至理或在往代爲良畫而
不宜於今時使非久於其任者當之則
作聰明者涉穿鑿闢大較者昧設施蓋
涉歷有未諳故臨事多眩瞶耳先年屢
經題

准久任然非定立章程甄別淑慝則賢且勞者反淹
滯而不才者得苟安非所以勸勤勞而
懲惰逸也合無今後自司道以至府州
縣管河諸臣俱令久任俾得熟知河務

諳練機宜修守有方隄防無失如累歲
賢勞著有成效者遇三六年考滿准與
加陞職銜令其照舊管事待其資俸最
久績效最著然後破格超遷其有遷轉
離任者則必就近遴補如管河郎中有
缺卽以管理泉閘等主事中選補管河
守巡有缺卽於附近守巡各道中選補
一則濡染久而端委相諳一則交承速
而職事無曠又必令其新舊交代新者

未至舊者不行不惟人存政舉緩急有
資且使舊政告新傳受有法其爲河道
裨益非淺鮮也至于才志庸劣不堪負
荷者則聽總理憲臣不時奏

請更易不必拘年終考覈因循姑息致誤地方庶幾
人思任事而規避不生事有責成而鉅
工可保矣伏乞

聖裁

一定法制以覈歲修照得築隄以禦水猶

築城以禦虜也虜之性避實而擊虛故
治兵者必歲嚴城守水之性避堅而就
脆故治河者必歲嚴隄防其理一也往

歲黃河惟恃縷隄束水隄迫而不能容
隄鬆而不能固致水決齧今兩岸遙隄
旣成俱係真土堅築則範圍寬廣而水
不迫隄根水薄而勢不衝縱伏秋泛漲
水上崖以鋪淤而崖益高水落河以刷
沙而河益深誠以水治水之策也然兩

隄雖固而修守當嚴每歲雨水之淋漓
人畜之蹂踐能無坍且損哉使不歲加
修守則高者將日卑而厚者將日薄是
可不預爲之防也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欵令各處河隄每歲加高一尺加厚
一尺年終管河官具數奏

聞法至深遠也今宜申明此法稽覈舉行但黃河隄
夫每里止十名則每名該幫隄一十八
丈除下護埽築順壩量幫掃灣縷隄或

風雨妨工等項大約一年之中止有半年幫築以方土計方僅能加高厚各五寸使歲加此數則將來高厚亦莫知底止矣合無行令管河司道等官每歲嚴督各該管河官率領守隄官夫務將各遙隄覓取真淤老土定限加高五寸加厚五寸柳葦歲加栽植勿令稀疏闌壩歲加修葺勿令圯壞年終管河郎中會同該道躬親覈驗將某處遙隄原高若

干今加若干原厚若干今加若干補栽
過柳葦若干伏秋之時遙隄有無衝潰
閘壩有無圯壞從實開報呈河漕衙門
造冊奏

聞如各管河官加幫數少及伏秋失事者明白叅劾
輕則罰治重則黜降仍照閘邊事例每
三年遣官一員前去閱視三年之內遙
隄加幫果否足數伏秋水發有無失事
運道果否通利淮黃果否安流通將各

經管河道等官有功者分別敘錄失事者悉聽叅究則法度森嚴人心警惕而隄防可永保矣伏乞

聖裁

一甃石堰以固要衝照得高家堰居阜陵洪澤諸湖之濱淮水伏漲湖河相連西當淮泗衝流東護淮揚沃土自漢陳登建築之後累世凶焉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加修築使淮水不得東注則淮

揚之田廬一望膏沃高寶之運道萬艘
安流二百年間淮揚藉以耕刈厥功懋
矣向因蒞茲土者足跡不履其地終歲
不葺其工鹽徒利其直達盜決浸尋決
口漸以成淵狂瀾莫挽淮水不出清河
而黃河倒灌全淮盡注高寶而洪水橫
流又何惟淮揚之民久爲魚鱉也今已
築塞成隄體制高厚旣有椿板以護其
外復設官夫以嚴其防堰成之後淮水

悉從清口故道會黃入海河深水退隄
外皆乾水及堰址者惟大澗口一處僅
百餘丈詢之土著皆云必可永恃第恐
歲久月深官更吏易不見其潰而不思
其防每遇伏秋泛漲西風激浪又烏知
不日漸侵削如昔年之決潰者乎終不
若包砌石隄可一勞而永逸也今熟察
地形南北各二十里稍亢而中二十里
爲窪稍亢者可保無虞低窪者尚宜劬

石蓋石砌堅固則伏秋不必護埽省費
不費一利也鹽徒不能盜決金城永固
二利也編氓樂居人自爲守三利也但
聚鳩採伐用力鉅艱未可以歲月計大
工纔竣民力方蘇未可以旦夕舉工程
浩大夫匠最多未可以一郡辦合無先
行採石以萬歷九年爲始派行徐穎海
防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爲之每道
該砌六里六分有奇俱從大澗口最窪

處砌起假之以歲月責之以必成其經費錢糧見有大工用剩銀兩聽其估計應用工完之日河漕衙門

奏行該部覈實毋至虛冒仍分別動惰以昭勸懲則力分而事易舉法立而功可成卽萬世可永賴矣伏乞

聖裁

一濬開河以利運艘照得黃河濁水隨挑而隨淤惟當束水以濬河開河清水愈

挑而愈深必當疏濬以通運今黃河一帶自決塞隄成之後河身深廣本無所庸其濬而亦不必言濬矣惟是淮河一

帶原係先臣平江伯陳瑄開鑿成河蓄水漕運猶恐淺阻創立裏河規制每歲挑濬一次邇年以來清江閘河黃流久注淤沙久填水溢沙上舟因水浮不無淺澁查得南旺運河三年二挑合行該管河郎中亦照南旺事例將興工完工

月日及用過錢糧特疏奏

聞查考至於揚儀河道雖近經濬深舟行順利然日久不挑泥沙漸積日積月累必復淤墊且揆之地形揚儀稍亢而高寶最窪每遇伏秋水漲湖隄最稱危險使下流常深則上流無壅是濬渠之中兼得平水之利亦應時常嚴督官夫撈淺或酌定數歲一挑勿致淺滯庶濬築相成而工無偏廢河隄胥利而漕有常通矣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以防衝決照得黃河之性合則力專而流急故沙隨水刷而河日深分則力散而流緩故水滯沙停而河日淺淮河雖係清水而分合緩急之機要與黃河無異近日大工興舉諸決盡塞河水頓深則塞決之功誠不可緩蓋河決久則旁流深旁流深則正河奪故塞之速則費省而工易塞之遲則費浩而工

難方其始決以數十人塞之而有餘及其既久以千百人塞之而不足涓涓不塞遂成江湖蓋自古記之矣其間經理區畫固司道職掌而夫役物料則有司存焉有司職掌守土比閭之民皆其撫馭一號召卽夫役也帑藏之財皆其典守一措置卽物料也呼吸之間事可立辦惟地方有司視河隄之坍塌漫不經心及水勢之漲決畧不動念間有循職

任事者又執拘攣之見持不敢自用之心卽有水勢危迫必待白之司道白之河漕而後行之彼司道所轄廣袤在在皆應經理豈能百十其身而一一坐督之哉文移往返動經旬月江河一決泐汧難支始而蟻穴終而濫觴終必至於滔天而莫可收拾崔鎮黃浦之覆轍可鑒也崔鎮黃浦當初決之時特數十人捧土之力耳乃崔鎮士民赴愬而縣令

付之罔聞黃浦舖老呈報而縣佐加之
笞責且倡爲不可塞不必塞之說以亂
觀聽迄今地方官民言之無不痛恨近
該巡鹽御史姜璧條議凡河道失事掌
印及管河官一體叅治該工部題覆奉

欵依遵行誠宜永爲令甲第恐積習難挽立法貴嚴

若或假之以姑息則人無畏志然下無
專制事輒闕白若非假之以便益則彼
有他辭合無今後除平時區畫修守之

法俱責成於司道管河官萬一遇漲暴
發事機危迫非司道駐劄地方該掌印

官徑自派募人夫動支物料等項防守

如夫料不足聽其借支財帛等項

措薄務保無虞即地方勢要官委

持致被衝決一面通詳司道一面

處辦夫料築塞不必拘泥關口而後行

事大決限十日或半月小決限五日或

十日完報之後借用過銀兩司道覈實

將歲修錢糧照數抵還其失事之罪卽
歲終

奏繳亦姑免開列如過限不完司道官卽時據實
呈河漕衙門叅

奏輕則罰治重則降黜如司道容隱罪在司道河
漕姑息罪在河漕度法嚴而人知守防
密而隄自固河渠可永利矣伏乞

聖裁

一防徐北以固上流照得運河自徐州而

下防黃河之潰而出也故築兩岸遙隄

以捍之毋令旁溢以奪河流徐州而上

防黃河之潰而入也故築太行縷水二

隄以障之毋令北徙以傷運道其爲保

運計則一耳河決徐州之下則運道猶

有可通之路河決徐州之上則運道不

免有中斷之虞先年張秋之役可謂寒

心故論目前轉輸之計則徐邳桃清爲

急論全河變徙之患則豐沛碭單爲尤

急徐南黃河工程堅固防守謹嚴可保
無事惟徐北黃河舊由蕭縣出小浮橋
入運小浮橋河深近洪能刷洪以深河
運道之利也且河勢趨南而北徒非所
患也嘉靖四十五年河決邵家口出秦
溝入運秦溝河淺近閘每積淤以塞河
運道之害也且河勢趨北而北徒有可
虞也今幸復趨小浮橋矣而小浮橋上
流原非故道尚當預防詳觀地勢南岸

蕭縣一帶淤墊已高無慮南徙北岸豐沛一帶地勢頗低恐妨北遷所恃者行縷二隄爲之捍禦也已經河漕衙門會同各省撫按題

准大舉修築見今估計興工畫地修守但查沛河淤塞原係華山戚山諸處衝決而縷水隄根近有水掃成河俱當加意修築其邵家壩爲秦溝舊口越今興工之時亦宜倍加修理堅固以絕秦溝上流夫邵家

壩築矣行縷二隄修矣而守之存乎人
也有隄不守與無隄同守隄不密與無
守同河南山東自太行遙隄已成之後
無復衝決者亦以夫力多而防守密也
今徐北至單縣界止見修隄壩長一百
五十餘里而夫役止七百餘名是每里
僅四五名耳其何能濟仍應量照徐南
事例每里補足十名方能修守但徐淮
州縣災疲歲久難復加派合行河漕衛

門通融酌處或將山東河南停役夫銀
每歲量解召募蓋保豐沛所以保全河
非止爲直隸河道也或量攤派於廬鳳

揚三府蓋當以江北全力治河不當止

以瀕河州縣治河也或於洪夫徭役銀
兩仍舊徵給而以徐州稅銀召募夫役
蓋止於復舊額而非以額外派民也務
俾夫役有餘每歲亦如徐南加幫之法
一體稽覈伏秋水漲併力堵築北徙旣

無可患而秦溝又無可虞則河旣不旁
決於兩岸必能深刷於中流小浮橋之
利可永保也再照新築各隄俱應比照
縷隄畫地建舖安插各夫庶棲息有定
所而修守有專功至于近隄居民有願
結廬隄上者悉聽久長居住不必起派
基稅使人皆樂居庶蜿蜒長隄宛如市
井畫則甌戶相聯夜間燈火相照久之
將視爲己業各自修守是萬年不拔之

基也伏乞

聖裁

一備積貯以裕經費照得未雨而徹桑土
既濟而謹衣衾古人思患預防非過計
也今大工底績二瀆安流非既濟之後
而未雨之時乎然必積貯錢糧歲加修
守則桑土衣衾之備也河道錢糧山東
河南額派原多頗足應用若南直河道
起自豐沛至于淮揚地方延袤千有餘

里淮以北則黃河洶湧淮以南則湖水
瀾漫非止切乎民生悉皆關乎運道以
葺修而工料浩費以防守而用度鉅艱
及查歲額椿草銀兩僅二千有奇加以
連年災沴每歲徵收在庫者不滿數百
以數百之金而支持千里之河安能有
濟故一遇修築束手無措或隄防已圯
而不能修或衝決已深而不能塞隱忍
坐視侵淫滋蔓遂至于大壞極敝而後

請發

內帑以圖經理設使纔決纔塞愈修愈固又何有
至於大壞亦何至於大費哉夫與其大
費於河防旣潰之後孰若省費於河患
未然之先此其利害得失固較然明著
也今查大工錢糧見剩二十四萬兩有
奇已取回一十二萬卽今估修徐北隄
工又不下數萬使高堰石隄興舉亦非
小費可成則所剩之銀已不足用藉令

無此二役亦僅足供數年修守之費耳
數年之後又將何以處之故積貯之策
誠今日急務也似宜從長計議或河南
山東河道銀兩或運司挑河鹽銀或徐
淮各處鈔稅或撫按贓罰或多方措處
大約每歲共湊銀三萬兩歲爲定額解
貯淮安府庫專備兩河修守之費仍行
濱河州縣各於要害處所建設物料廠
一座每遇冬春之交支銀買辦椿草及

修河器具積貯廠內以備緊急寧備而不川毋寧用而不備也司道官仍置立循環時常查覈總理憲臣歲終將用過錢糧若干剩餘錢糧若干照例

奏報臣非不知鹽銀鈔稅關係邊儲但河漕關係京儲較之邊儲似尤緊要况河道通而後鹽船通有河漕而後有鈔稅也日後河道無虞錢糧積至數十萬則以所積之銀解供

內帑亦朝三暮四之法若一通融議處俾積貯素

河防一覽 卷十三 聖
預度錢糧隨取而隨足河工有備而無
患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內重久任欵開移咨吏
部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貳等官果
有熟諳機宜懋著績效者考滿卽與陞級照
舊管事資深卽與超遷用勸異勞有缺就近
遴補取其濡染習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
告精詳至于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

撫而撫而督由督而本兵不恡焉及咨行河
漕衙門年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缺揭咨
必求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咨本部以憑會
同遵行等因其餘欵覆相同題奉

聖旨隄工歲修當視其低薄處隨宜加築豈得定以
五寸爲限河漕當事諸臣能嚴督地方官着實
經理視國如家何事不成亦不必數數差官闕
視反滋多事其餘依議行

條陳河工補益疏

御史陳世寶

題爲恭覩河工垂成尚有可言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恭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純心任賢勵精圖治

國家重務靡不振起去歲又

憫淮揚之水患運渠之敝壞

特命大臣以往治之維時中外臣工憂切杞人皆恐

艱鉅難成徒勞財力惟我

皇上獨奮乾剛銳意舉行然猶寬之以歲月而未遽

責之以速成也今自去年九月十五日興工

以計之除中間東阻其修理實期纔三四月耳乃該臣瓜儀催儻以歷乎高寶淮安清河桃源宿遷下邳之間已見所修諸工十完七八黃河順軌深濶倍常及登岸四顧凡前日之洪濤巨浸沮洳淪沒之處遂多爲野而稱可耕可獲之田此皆我

皇上拯溺亨屯之仁有以上孚於

天故其平治水土之速有以下應於地太平有象茲非其一哉但垂成之會而曰隄曰堰尤宜爲

事制曲防之策曰官曰民尚當用招徠激勸之恩臣緣是不自揣量列爲六款敬爲我

皇上陳之雖芻蕘愚陋殊無遠識而目擊叅酌亦不敢爲無稽之言也伏乞

敕下該部逐款詳議如果可用卽見之施行則於河工未必無小補也緣係恭覩河工垂成尚有可言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 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或照得河之
爲害無異於虜而防河之計亦準於防
虜可也臣嘗聞沿邊要害必設立將營
使之咫尺隴荒有警卽知或戰或守爲
計甚便此固旁通事理何獨於治河而
疑之今查徐州至清河縣一帶兩岸各
築遙隄一道以障泛溢之水中間設減
水壩三座以殺衝突之勢自是以往亦

可保其無奪河之患矣但是工也成之
固難而守之尤難夫固當增而官尤爲
要况伏秋之時河流暴漲掃灣迎溜素
稱要害之處呼吸變態又有頃刻不可
缺官而當率夫以防守之者雖府有管
河同知二員州有管河判官縣有管河
主簿各一員官可謂備矣然其郡邑之
去河縱遠近不一皆不與要害而相值
卽先該總理河道兵部侍郎萬恭曾以

專駐地方題奉

欽依而建
成衙舍止有一二然亦非要害之區信如

此倘其地河決隄破而始往報於官則

一線之裂將有瞬息洶湧而緩不及事

者矣且高郵石隄向已築成寶應石隄

今亦就緒黃浦入淺近因高家堰之斷

流而亦計日可塞似宜無所事守也尤

恐高寶之二湖一遇西風波浪滔天石

亦難恃而入淺黃浦俱係未堅之士又

焉敢謂必無他虞是移管河官之衙舍
以責成其晝夜防守誠今日之不可少
者也如蒙乞

敕該部再加覆議轉行總理河漕并漕撫衙門巡按
巡鹽御史督同該道查勘淮南淮北各
管河官原分地方要害處所建立衙舍
使之常川駐劄自河防之外上司不許
別項差委躬率各夫行二守四防之法
比遇糧船盛行仍責之以催儆防護如

雖移建衙舍而晏安偷惰以致少有疎
失卽任俸以責其成功或盡力修守而
三年無虞則破格優處以酬其刻苦之
心夫如此則附近要害而修築決不後
時督責嚴切而職守自不怠玩矣再照
地方災傷而又興作是增一厲階矣合
無將建立錢糧俱在河工銀內動支其
衙舍規制亦不許過求弘厥臣又往來
河道見兩岸寺廟多被水淤而呂梁洪

有書院三座據兩座已傾如拆毀而充
此衙舍之資當又不假於河工之銀也
伏乞

聖裁

一添設新隄堰夫役以便防守照得古今
舉事功甫告成而旋致廢墜者何哉亦
以狃於目前而下復爲長慮却顧之謀
耳夫今全河之工幸覩垂成固當思患
預防而爲守之之計矣但遙縷二隄已

逾千里高家堰之隄凡六十里柳浦灣
補舊增新將百餘里而八淺黃浦地雖
咫尺反稱要害若非多集夫役則以盜

而決者巡邏有所不逮以水而決者修
築有所不能夫旣集矣而不分截廬棲
於其上恐彼此推諉無以收責成之效
住居寫遠亦不勝招呼之煩是查增夫
額而畫地築居所當亟亟以爲之處者
也然旣用其身當飽其食訪得以前河

夫工食年年拖欠今若以新增者而派
之於本地州縣亦必以相沿之故徵解
不完而逃竄之弊在所不免矣切思大
舉河工雖爲地方而漕運尤重合無以
新增夫餉分派於漕糧之內每畝加增
不過毫厘衆擎易舉莫此爲使者如蒙
乞

救該部再加覆議轉行總理河漕并漕撫衙門督同
司道將遙縷二隄高家堰柳浦灣黃浦

八淺逐一查勘或舊有夫若干今該加

添若干或一向無夫今該創設若干某

處至某處共幾里應分布若干卽令於

其地築室爰居其在遙縷二隄黃浦八

淺者悉聽州縣管河官調度在高家堰

柳浦灣者悉聽新設大使官部領而總

攝於管河之同知晝夜巡緝以防盜決

之奸日操錘畚用加高厚之工以至應

給工食每夫一年約用若干共夫若干

該用銀若干灑派漕糧每石應加若干
逐一算明註之派單分發各處及糧運
北來令與輕齎銀一併解准按月關支
夫如此則隄不缺夫夫不餓食而今日
不賞之費幸成之功亦可以永恃矣伏
乞

聖裁

一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照得置吏
張官固有定額之常數而因事添設實

乃濟時之權宜竊念臣往來淮上已三
年於茲矣見得高家堰實淮安之前門
柳浦灣乃淮安之後闔故數十年來使
淮安城外樓臺烟火之地半爲川源桑
麻禾稻之區盡成沮蕩皆此二隄傾圮
之所貽也今該河臣於高家堰則多集
官夫加厚加高密布柵椿中護以板遂
使瀾漫泗水盡由清口而出以至柳浦
灣則亦因其舊基而修補充拓綿亘百

里旦夕告竣夫如此則淮郡亦可保其
無衝齧之患矣但此二隄俱在荒僻人
不及見而鹽徒私販奸商漏稅又利高
堰之直達揚州每行盜決夫以不堅之
隄而加之以盜決之衆亦何惑於已往
之不治也以臣愚見合無除多集夫役
以分布棲住於二隄矣尤當各設精厲
大使官一員使之同居隄上專部而防
禦焉如蒙乞

以該部再加詳議移咨吏部卽將高家堰柳浦灣各
銓選年力精銳大使官一員使之築居
隄上督率各夫遇有盜決則擒拿以重
治而修築之功尤責其日增而月盛至
官職之修否亦照管河官之例以爲賞
罰夫如此則官有所專夫有所統而新
隄誠可以永保矣再照臣伏覩見行事
例內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
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

并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有干漕河
禁例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
邊衛各充軍其闡官人等用草捲閣闡
板盜泄水利串同取財犯該徒罪以上
亦照前問發臣敢以爲此例不但可施
之湖水泉源管闡官役而已矣合無仰
厯

官知而不舉受賄縱容比照前例一體

問發著爲定例榜示淮安庶人心警惕
自不敢犯矣伏乞

聖裁

一增築宿遷縣遙隄以順民情照得淮黃
泛溢梗運殘民臣蓋耳濡目染而怵惕
於心者三年矣邇幸

朝廷之上

明良合德軫念時艱不憚費勞惟求平治此其
精神感召誠有格

天心而協民志者故修築之工曾未旬月而各處隄防俱完強半該臣自淮而北見近河之民權若更生皆謂數十年昏墊之苦魚鱉之憂一旦而盡釋之非我

皇上體

天勤民何以有此凡所以效華封之祝竭嚮呼之誠者蓋萬口而一詞矣願行抵宿遷縣據鄉民王卓等百有餘人持狀告訴大約謂瀕河州縣有遙縷二隄者自此修完

皆可以避水災而興農業獨念宿遷縣
縷河雖有隄岸而侍邱諸湖尚未修築
遷隄使伏秋河漲各處必無他處此地
應遭水患乞要一視同仁接築遷隄等
情具告到臣該臣再三尋思中必有說
及詢諸各道則云當時踏勘而於此處
未議遷隄者以侍邱諸湖背馬陵山而
爲壑卽黃河溢流以注於其中則必爲
此山阻回而仍歸於河蓋湖不外洩斯

河不爲奪是以未爲遙隄之議耳况當
踏勘之時河水與湖山相連若不能爲
隄者所以官不爲議而民亦弗之告也
今河深岸出湖水日縮中段隔絕遂成
平陸此災民動耕種之念而生築隄之
請也近總河衙門亦以民告者衆欲行
補建獨以原議之時無此錢糧斯從而
已之矣切照原議固無此端而以支剩
河銀爲之亦可也今春縱不能舉而以

秋後爲之亦可也且全河之工所費不
貲此隄之工所費無幾是又可果於大
而特靳於小乎各處之民靡不遂願此
地之民獨不蒙惠是不猶之滿堂燕笑
而有向隅之泣乎田有一坵一畝尚欲
設計開墾矧云此隄一築而可獲數萬
畝之利乎是增築此隄亦非迂緩而空
糜者也如蒙乞

敕該部再加覆議轉行總理河漕并漕撫衙門委官

踏勘無拘原議如地可爲隄而隄可益
田卽以支剩河銀覓夫修築如無支剩
另行派處其修築之舉俟各工完後刻
日亟圖如今春不暇期在秋間務使千
里長河在在享平成之利一方永賴人
人無不獲之憂則我

皇上治河之鴻勛允可以參

天地而軼古今矣伏乞

聖裁

暫

寬歸移之錢糧以安地方照得錢糧出於田土耕種
本乎民力故欲錢糧之不負惟安集百
姓而已慨自黃河決於崔鎮而桃源清
河之民強半流移淮河決於高堰而泗
州山陽之民強半流移又決於黃浦而
寶應興化鹽城之民強半流移散之四
方轉於溝壑蓋已數年於茲矣今幸崔
鎮高堰決口已塞淮黃合流並入於海

而高堰刁黃浦之上流相須以爲開閉者茲高堰旣塞黃浦必可計日以斷流矣是以流移之民見水去田出日漸歸復但驚疑徬徨而未敢爲必任之計誠恐居處未遑而舊逋卽追開墾未熟而新租復徵耳故凡臣所過之地因其催徵見年與以前之折餉也擁衆遮訴哭聲震天俱稱尋復故業求免新舊之稅其投遞詞狀不能盡述切思臣受催徵

之寄豈不欲公稅之盡完也顧拖欠之數多係流移之民使其歸復而拘繫以追併之恐殘喘可斃而錢糧決無所處此風一聞逃移益遠况捐百萬之膏血以治此水患本爲民也今水患漸平而獨以芟須逋負阻絕歸復之民不識水退之田將付之誰以耕種乎新舊之稅又將責之誰以輸納乎及查臣去年奉都察院劄付准戶部咨行令帶徵准

揚等處萬歷四年五月拖欠改折之數
隨經遵依親歷催比據各處冊報亦稍
稍補納而見年者亦較之往年分數爲
多此皆筑筑遺子因漕餉半徵歲事可
望而勉力以供之者誠再於歸復之衆
而推

浩蕩之恩不但改折凡一應起存錢糧新者舊者暫
行停徵仍比照墾田事例給之以牛種
則流移之民歸來日衆新舊之稅將取

諸開種而漸完矣如蒙乞

救該部再加覆議轉行總理河漕并撫按等衙門將
淮揚二府委官踏勘素有水患今漸平
治流移歸復之州縣不拘起存新舊一
應錢糧暫行停徵待田地成熟陸續追
補仍比照墾田事例給以牛種則已歸
者安心耕耨未歸者聞風而來我

皇上治河之舉益有實惠逋負公租非無民而終不
可完者也再照此時正開耕佈種之會

民心去留之際嗷嗷待命不啻解懸更

乞

亟賜舉行不然雖蒙

俞允而民亦不能速霑其

恩也伏乞

聖裁

一乞廣賞勞之

天恩以鼓人心照得治河臣民服役效勞乃其常分固不可以言賞亦不可以求知也願維

其時衆役之困敝已極尚有待於鼓舞
諸臣之辛劬過苦尤當加以慰勞是又
何緘默自惜而不披瀝以陳恭惟我

皇上愛民之心素洽於閭閻之內而子來之願遂形
於佚使之間故該臣沿河催僮隨地查
閱見得各夫日夜力作勞苦萬端如遇
浮沙則必挖沙取土深旣數尺而水且
上湧值淤陷則必塗手霑足行方跬步
而身半泥中或取土於五六里及七八

里間至十餘里日不數回而足熱如火
紅腫未消而晨起且赴工矣或築隄於
水際及半在水中以至全在水中地無
多餘而身危苦墜墊塞未幾而潰折者
相尋矣單衿被身已不勝冬雪之苦蓬
穴爲室更不任風雨之侵穢濕熏漬瘡
痢半生凄楚無窮鰥羸日甚其顛連可
憫誠有工食不足以盡之者况此時服
勞旣久精力將疲而未完工程猶有賴

於修築於此不曲爲鼓舞恐解體之念
或不能已而一簣之功反覺其難矣以
臣愚見合無推

沿蕩之恩念元元之苦動支河工羨銀量行犒賞第
見民心易動而感激思奮將有忘己往
之勞踴躍以終其事者矣及查羨銀乃
河臣題奉

欽依而用之以爲閔工之費者今

皇上如用之以爲賞是真不費之惠亦何靳而不爲

乎且此銀已在正數之外賞功之列卽
皇上不用河臣亦以闕工而用之矣顧用於河臣則
各夫猶視以爲常而感之爲有限用自
皇上則各夫必仰戴如

天而懽悅以無疆是賞費雖同而所感迥別又何惜
此

令之頒乎此固臣目擊其苦而知鼓舞克終之術
必有待於一賞也至於諸臣之在工者
臣亦以干預河道而每詣其駟箠之

竊事訪問見得總理河漕都察院右叅

御史潘季馴委身高堰緝草爲居自經

於版築之間罔辭乎風日之苦總督漕

撫戶部右侍郎江一麟同心調度協力

經營會計督視昕夕不倦蓋二臣主持

全河綱紀衆官憂勤惕厲之念自爲之

百倍倡率綜覈之令不敢少有所懈耳

故自司道以及於總委小委等官靡不

拱聽約束殫竭心力隨其所委期於速

成蓋雖官階有崇卑而其拮据奔走備
極艱苦則固一而已矣夫諸臣之效忠
若是臣非不欲懇乞

皇上而推恤民之恩以爲之併賞也顧

朝廷之於民每隨時以用愛賞官之定例必事竣
而後頒今沓河隄雖已垂成而加厚加
高猶有未完是可錄可賞者諸臣之勞
而不敢遽

請者則固拘於例耳合無再祈

天心憫諸臣之勞而又嘉其績之能速底也

特賜綸音用施宣慰待其報完重加

賞賚則一字之褒將重於金玉而督夫以完未完
之工者殆有孜孜而不敢以或後者矣
如蒙乞

敕該部再加覆議每夫應量賞銀若干着爲定數轉
行河漕并漕撫衙門動支河工羨銀查
照夫額逐一犒賞如羨銀不足准以河
工正銀補之仍於總理河漕都察院右

都御史潘季馴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
江一麟以及於司道等官

頒之以宣慰之

綸音許之以功成之重賞則臣民霑

恩而大工可完於不日矣或仰厯

天仁念此河工乃非常之舉而於潘季馴江一麟亦

用羨銀預加一賞此又在我

皇上破常格以優體大臣昭

寵異以隆重河務竦動羣工之意臣又何勝惓惓願

望之至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工部覆議除暫寬歸移之錢糧
以安地方一事移咨戶部議覆無異其餘五
款本部覆俱相同題奉

聖旨這河工壘成各官殫忠經理勞績可嘉着候工
完之日你部裏奏請差官勘實朝廷自不惜爵
賞以勸有功潘季馴江一麟各先賞銀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潘季馴還加賜大紅獬豸紵絲衣

一襲以示優勞其餘俱依議行其管河官衙舍
着用附近毀壞寺廟及遵近旨拆毀書院改建
不 派擾民

條陳治安疏

御史姜璧

爲河工將竣敷陳末議懇乞

聖明俯賜

采擇以保治安事臣竊聞之古志曰防河如防虜防
虜者當以不治治之來則禦去則止而已矣
防河者當以無事行之逆則治順則止而已

矣而今之防河者有二弊焉好事者謂故轍之必不可循輒爲穿鑿之圖以亂其性是挑釁也怠事者謂河流之必不可治每爲因循之說以滋其患是玩寇也十餘年間二弊相尋河患極矣上厪

宸衷宵旰爲慮俯從言官之請遂爲破格之謀

獨斷

聖心羣疑屏息使當事大臣得以殫竭心力故半載之間兩河順軌該臣巡歷於淮安等處親詣

各工見得各官之催督其嚴謹也卽如家事
萬夫之趨事其歡呼也猶若子來水孽潛消
河工就緒閭里有可耕之地運艘無壅阻之
虞據工程雖云繁鉅計錢糧尚有贏餘是皆
仰賴我

皇上純德格天而淮海效靈

至誠動物而羣工用命之所致也以此時觀之可謂
一治矣然處其始者不可不慮其終圖其大
者不可不矜其細兼理河道亦臣之責也尚

有一二可言者臣既得於聞見之真敬爲我
皇上陳之如蒙不以爲謬

敕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緣係河工
將竣敷陳末議懇乞

聖明俯賜

采擇以保治安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一事權天下之事多緒則亂多岐則

諉查得治河之官自永樂以至宏治百五十餘年原無河道都御史之設故有以漕運兼理河渠如景泰之王鉉者有以總兵兼河道如天順之徐恭者成化七年因漕河淺甚糧運稽阻特令刑部侍郎王恕出總其事八年事竣改陞自後不復建設凡遇河患事連各省重大者輒命大臣督同各省巡撫官治之事竣還京此

祖宗成法也至正德十一年始專設總理河道駐劄
濟寧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皆爲統轄
之地地非不廣勢非不尊然延袤五六
千里之間足不及徧目不及覩形勝要
害東西南北俱若夢寐豈能遙制至於
伏秋暴漲之時呼吸變態猝遇衝激勢
若燃眉州縣管河官白之於府府白之
道道白之總理總理下之道道下之府
府下之州縣往返已一月矣謂必待稟

白而後行之事已無及如其不待白也
總理焉用爲也且既有總理巡撫必難
獨斷凡遇申呈輒批仰照總河批詳施
行此在避難者固然而在任事者亦不
得不然何也畏侵權也及至借支錢糧
調派官夫便相齟齬此在私而刻者固
然而在無我者亦不得不然何也總河
之事不免勞民傷財而巡撫之責則在
安百姓節財用也至於意見不同秦越

相視者又不待言也臣昔任山東當兩河泛濫之時總河都御史傅希摯力言

草灣不可開崔鎮之當塞高堰之當築章疏案牘班班可考而漕撫衙門拒之甚力後至草灣復淤橫流莫過業已悔之無及矣故今之議者謂傅希摯之說得行或吳桂芳早兼河道之任則平成之績不在今日矣此事權分委之弊彰彰也查得先該吳桂芳節奉

聖旨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河道事務着各該巡撫官照地方分管俱屬吳桂芳提督事寧回京請旨再設欽此卽今潘季馴接管亦照

日行事夫巡撫照地理河者卽王鉉徐恭兼理之制也吳桂芳提督者卽特遣侍郎王恕出總其事事竣改陞之制也故事權歸一事功易就今日河功之成實原於此蓋

天啓我

皇上以法祖致治之盛故其明效大驗如此且事權之隆重體統之尊嚴屬寮之承聽人民之信服孰有踰於巡撫者哉天下之事欲其速辦孰有易於巡撫者哉而乃欲益一贅員以滋推諉也但原奉

旨內有暫革再設之語而各該巡撫又未見特加敕諭竊以爲復設河道則推諉之弊復生未蒙特敕則責成之意未篤終非可久之道合無將前

明旨着爲

令甲而於撫臣特加

敕諭一道其各銜內添增兼管河道四字萬一日後
河道有事亦照

祖制臨時

特遣大臣一員督同各該巡撫管理如此則可永杜
推諉掣肘之弊而河渠利賴世世無窮
矣伏乞

聖裁

一曰嚴責成夫郡縣之有守令卽家之有長也一家之事必取辦於長其子姓之分猷佐理者不過受成算效奔走而已而於河道則獨不然府有管河道同知或通判矣則郡守若罔聞之州縣有管河判官或主簿矣則州守縣令若罔聞之甚至有牴牾其事變亂其是非顛倒其賢否者此何以故蓋因管河爲最苦之官而治河爲最難之事避難厭苦爲

人情之常而况奔走河濱悉聽司道官
差委不得以時親就以事售知於寮長
其勢固宜然也至於上官稍稍責成守
令亦不過增一牒文移付管河官而已
甚至有束之高閣者竊以爲

朝廷張官置吏莫要於守令蓋以總括庶務綜核
羣寮也而何獨於河道遺之哉今後河
工之事似應專責掌印官督同管河官
管理各照該地方隄岸冬春踏勘隨地

修補伏秋水漲督率防護如有疎虞掌
印官與管河官一體叅治庶責任有歸
而事功易就矣伏乞

聖裁

三曰議支河查得先因高堰黃浦之決去
塞全淮之水傾注高寶興鹽之間田廬
墳墓一望淼渺當事者不探其原惟尋
其委請開興化縣之丁溪白駒二場海
口鹽城縣之周祿港至新河廟三十餘

里又動支鹽運司銀二萬五千餘兩分貯於興鹽二縣大加疏濬爲洩水計該臣巡歷於淮秦各鹽場躬親踏勘看得地勢外高內窪無從宣洩而潮水灌入壅塞甚易及至鹽城濠州縣楊瑞雲併士民謝與成等稟稱本縣自黃浦等口決後民田沉於水底者數年今幸築塞民有耕獲之望若又開挑支河引入潮水一爲淹沒永不堪種又據兩淮運司

判官孫仲科并竈戶管席等稟稱自鹽

城支河一開將各場運鹽河水盡隨潮

洩去運河斷流商不來支鹽日消折竈

益困敝等因爲照高堰居黃浦之上游

而黃浦爲興鹽水患之門戶今高堰隄

成黃浦決塞是上流已斷則地上乾涸

已無可洩之水若復開濬海口則地形

外高徒引倒灌之潮且海口旣多防禦

實難是開私販之門鹹水灌入民田爲

卷十三
害不小宜乎官竈士民之告稟者紛紛也臣至淮安卽與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會議亦云曾委官踏勘誠不可開臣思鹽場民地皆

國課攸關河道鹽務臣職掌所係今隄堰旣成此工可已如蒙乞

敕該部再加覆議或將疏濬海口諸工徑行停止或轉行總河都御史逐一再委官勘明將前工程

是覆停寢不惟可省重費抑亦可免大患也伏乞

聖裁

四日修古隄查得宋臣范仲淹修築長隄

一道肇自呂泗終於徐瀆接連數百里

環遶三十場隄以外俱係鹽場草蕩窳

丁居住煎辦鹽課離海遠者百里近者

數十里不等隄以內則有運鹽官河一

道南抵泰州北抵廟灣西通高寶興鹽

等處各湖港商民船隻往來及田戶車

辱甚爲通便是此隄外以捍海潮內以
護鹽河併各民田其計至深而利至溥
也至今稱之曰范公隄中間原留洩水
入海之路如今之白駒閘口及牛灣河
瓦龍諸港皆隨地形潮勢宜洩亦不爲
害况當時范隄之初築也卽有蓄澇之
慮及其旣築也復有雨雪之變事幾中
罷幸而范公之持議甚堅張胡二臣之
贊襄更力卒能不惑羣言功成保障

海濱數百年之安供我

國家百萬金之課故三賢有詞民到于今祀之不
忘柰何前當事者見高堰黃浦口決興
鹽高寶受害倡爲鑿范隄開海口以洩
水徒爲一時權宜之術更不思昔人剏
置之意隄外係竈戶煎鹽之地淡水一
出則鹽課消薄矣隄內係民竈耕種之
田潮水一入則田租減損矣該臣巡歷
各鹽場皆由范隄往來見得歷年旣久

隄漸坍塌有舊址見在半爲民竈所居者有海潮淤沙漸成高阜與隄相平者有被水衝漫卑薄不堪者要皆隄址尚存若肯時加修復永可爲捍禦之計是修復古隄誠鹽場之切務也如蒙乞

敕該部覆議果屬不謬行令臣轉行運司併通泰淮三分司官照各該管地方將范公隄岸逐一踏勘估計明白量派竈夫督率修理其舊隄高厚可恃者不必再修惟於

坍塌者築之卑薄者補之要害者先之
各夫工食就將前項興鹽二縣收貯運
司疏濬海口銀兩動支給領每年於春
正二月此非旺煎之時量修三分計三
年工可全完矣其原洩水口港仍舊存
留間修兩岸使不爲患如此先臣之澤
永垂於不休而

國課竈額利賴於無疆矣伏乞

聖裁

五日蠲祖租查得自徐至淮新築遙隄五百餘里若以夾岸計之將千里矣南北兩隄蟠蜿若城高堅足恃誠爲治河之一策矣但其所築之隄皆係民間已業而中間挖沙尋土傷損地段尤多夫以不可耕之地而欲小民償計畝之稅除槩邑昏墊之苦而使一戶陪無產之糧徵之者似爲無名而輸之者實爲無辜也合無行令巡撫衙門擇委廉能官員

逐一踏勘丈量明白要見某戶某人祖
址若干挖傷地土若干乞

敕戶部議蠲租額若干如以

國課必不可損或以該隄應納之稅均攤一邑或
以水退無主地土給照開墾加倍抵補
如此則地方無不均之歎而小民無向
隅之泣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部知道工部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依議行

中州河防爲要疏

御史王世揚

題爲中州河防爲要巡撫去銜未宜懇乞

聖明俯賜查復以便責成事臣惟天下之事不能無利害亦不能無因革然有所革也必其有所害也若無所於害卽無貴於革矣况不惟無害而且大有利於地方如河南巡撫管河之銜者恐卽因之不暇尚可云革乎臣請爲

皇上悉陳之蓋黃河自潼關而東迤邐二千餘里始

入於海中所經行地方則河南山東兩省南
北兩直隸也故事各該撫臣雖皆領有管河
職銜然疆域既分統轄各異非情有壅闕而
不達則事多掣肘而難行故向來陽侯爲患
罔云天數使然而要之人謀不臧亦未必盡
無也頃者幸蒙

皇上慨允科道諸臣之奏除去撫臣兼管字樣仍設
總督大臣經理以數省之地總之一人凡屬
河防惟其擘畫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蓋無

復有所爲壅闕不達掣肘難行者此誠至計也顧總督大臣可設也撫臣兼銜不可去也保定山東撫臣兼銜可去也河南撫臣兼銜不可去也何者蓋事權不可不專而利害尤不可不審語云千人輿蹶不如一人負而趨也是專責之說也然不曰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挽大車乎以是知事固貴專而有時乎不專者則求以共濟而非好爲多事也故使督臣在上流而撫臣在下流抑或督臣

切近而撫臣窺遠則萬一河流不靖督臣先
已身任其事矣撫臣卽有碩畫妙算何濟燃
眉徒多牽制之虞無益成敗之數如是而去
其兼銜何不可者顧河流雖經數省乃所經
於中州者實則居半且撫臣駐劄開封府督
臣駐劄濟寧州是撫臣在上流督臣反在下
流撫臣去河近而督臣去河反遠矣有如每
年水漲之時或有潰決之患則必數日始可
報知督臣督臣亦必數日始可走檄築塞况

波濤洶湧濟渡爲難卽馳報亦有未便達者
夫以患起於須臾而計圖於持久卽有神禹
之智將安所施其不舉瀕河之民而胥溺之
者幾希矣爭如撫臣駐劄河干未決先防隨
決卽塞且與管河各官羣聚一城面相可否
無煩文檄不費日時之爲得哉說者曰督臣
之設正以權之不專柰何又令撫臣兼之噫
是未嘗引邊事觀之也今

國家九邊軍務固嘗以總理責之督臣然亦何嘗

不以贊理責之巡撫彼固以爲相濟而此可
以爲相厲哉卽今年瀕河州縣凡無管河之
官者爲增官凡無管河之銜者爲增銜豈非
以河務爲急而官職當備乎夫誠以河務爲
急而官職當備也臣意撫臣卽素無此銜亦
宜增入乃素有之而反去之豈以撫臣之要
係顧出佐領下哉名除撫臣之銜以重督臣
之任而實弛撫臣之擔以貽督臣之憂揆之
事理人情臣誠未見其可也說者又曰今年

撫臣去銜未見僨事後之視今一也卽過計
何爲臣又以爲不然蓋今河患初平人心正
惕撫臣旣自勞於經度安得不自愛其成功
故夫夙夜拮据不敢怠遑者固忠所事也亦
愛厥功也倘後安瀾日久玩愒漸生由前觀
之事非已作則痛癢不關由後觀之事有專
官則功罪不與或安燕雀之愚致罹魚鱉之
患於時舉而罪之督臣督臣則諉之遠不及
知舉而罪之撫臣撫臣則又諉之曰事難越

俎雖云干係地方終難逭責然

皇上業去其權矣可復重其罰哉是必有督臣以總

數省之綱維亦必有撫臣以專一方之督責

然後策有萬全而事無後患也矧原議稱令

同心共濟則既與以管河之事矣何必又吝

一管河之銜而使他日曠職者齟口乎此臣

所以謂撫臣兼銜不可去而河南撫臣兼銜

尤不可去者蓋取其去者比之而知其利害

有如此也如蒙乞

敕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除保定山東撫臣
去河原遠無容別議外將河南巡撫兼管河
道職銜照依各邊巡撫贄理軍務事例於新
任撫臣

敕內仍舊增入凡平日一切隄防之術務令與督臣
議定而行惟有事則一面相機築濬一面馳
報督臣會議毋得推諉致誤事機庶人有切
身之慮事無卒至之虞督臣得撫臣而猷念
有資撫臣得督臣而隔越無患則河防庶幾

永固而

祖陵運道及中土民生亦自可無勞

聖主之宵旰矣臣待罪茲土聞見頗真卽督臣前題
遠地修守疏中亦甚以遙制爲不便竊妄以
爲將來事勢必有出於此者用是輒敢忘其
固陋少效欵欵之愚伏惟

聖明留意幸甚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中州河防爲要巡撫去銜未宜懇乞

聖明俯賜查復以便責成事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王世揚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題稱河南巡撫
仍復兼管河道職銜以便治河一節爲照黃
河之在河南上自潼關下至歸德中經開封
奔流二千餘里俱係河南巡撫境內而河南
巡撫

書內原無兼管字樣則以總理河臣專治之也近緣總河罷設遂將兼管分屬各巡撫以致事權不專隄防陵夷馴至上年劉猷醫等口之變上厯

宵旰之憂故俯採言官之議復設總理河道衙門除去各巡撫兼管字樣懲前慮後爲計甚詳夫總理衙門旣設而復分其務將無以專事權兼管

敕書甫易而遽增入將無以示法守是殆未可以輕

議者但總理固有河道之寄而巡撫實有地方之責今河南巡撫委居黃河上流而最近總理衙門委居黃河下流而最遠若釋其近而切者漫無干涉責之遠而難者且夕取辦竊恐黃河湍悍無常呼吸便有利害比至踈虞而後圖則在總理已噬臍無及而在巡撫亦得有辭矣所據御史王世揚題議凡黃河之在河南境內者總理總持其綱巡撫兼管其事未決先防隨決卽塞不以彼此越俎爲

惟以同心共濟爲務誠爲忠謀遠算相應
酌議題

前合無自萬歷十七年爲始除河道照常隄防修築
俱聽總河衙門裁處外其遇伏秋水發將有
橫決如上年劉獸醫等口之變當責河南管

河副使一面申報總河一面申報巡撫其總
河未能卒至料理巡撫即便動支河道錢糧
起夫督率修築務期未決先防隨決卽塞盡
如御史所言斯爲同心共濟但于事寧之日

河防一覽 卷十三 奏
備將用過錢糧修過工程移咨總河知會以
便年終

奏繳每年着爲定規不許推諉稽遲其有應行未
盡事宜容令會議具

奏伏乞

聖明裁定本部備咨總理河道河南巡撫及咨都察
院轉行河南巡按御史備行道府州縣掌印
管河官員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境內河道關係水利民生撫臣豈得推諉坐視

你部裏既議明白着河南巡撫官凡黃河經行
去處就近兼理會同總河官行事還添入數內
不必加銜欽此